

从《周易》看“足篮打水一场空”

家虎

“足篮打水一场空!”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的感受。11月1日,“铿锵玫瑰”无缘巴黎奥运会;更早前,中国足球原班班子、教练团队、球员,组团争夺“金四国”;中国男篮从“钢铁长城”变身“奶妈队”“公子哥队”,先后折戟世界杯和亚运会。问题出在哪?近日,我在品读《周易》蒙卦时,有了一点点感想。

蒙卦的卦辞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可以指学识渊博的老师,“童蒙”指蒙昧无知的学生。意为在教学过程中,不是老师向学生强硬灌输知识,而是学生主动向老师求教。蒙卦的卦象上上是山,下面是水,可以想象为水蒸气上来,一片大雾茫茫,前路看不见,如小孩一样,走在路上很是迷茫,想找几个老前辈问问题,指点迷津。山高水深、源远流长、饮水思源等,都从这观念而来。

现实中,如何培养球员呢?不是“童蒙求我”,倒成了“我求童蒙”。中国足球对长期集训是“情有独钟”;“每天一个一万个米”是“保留节目”;全球拉练是“司空见惯”。教练说:“我们真辛苦。”球员抱怨:“我们真劳累。”这样的训练方式,不但没有好效果,甚至引发球员质疑。女足球员王霜说:“为什么我们的球员比欧洲球员练得更苦,长时间集训,但我们始终没有拿到好的、自己想要的的成绩?”

为什么呢?《象传》解释得很清楚:“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志应”就是指学生要有求知欲望,与教师在意志、思想、感情上交互动感、相通,而不是被动接受。教练如水,本应“润物细无声”,静待花开,现实却成了“爱如洪水”。球员们感受到的是“窒息的爱”,失去了学习兴趣,没了求知欲,还长期接受本地无赖的供奉;书院王夫子为人师表,暗中却要学生持铜戒尺痛打自己,心有愧疚;医术高明的大医大夫,却有着顺手牵羊的毛病……

特别让人意难平的是由宁理老师饰演的宋典史一角。曾经,他也是鲜衣怒马的风流才子,一步登科,官运亨通本是意料中事。结果无意中卷进了朝堂之争,沦为阶下囚,受尽酷刑后屈打成招,自己落得一身残疾,不能再写字画画,还连累好朋友为了自证清白而自杀。从此,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才子不复存在,只有人称“活面阎罗”的宋典史。

他恨,于是在身上文下睚眦(古代神兽),发誓“睚眦必报”,但十几年过去,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他不知道向何处报。在第12集里,宋典史与知县的一段对话,道出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宋典史说:当时自己已经死了一半,却翻案了,结果自己变成了“半人半鬼、非人非鬼的怪物”。知县说:“让你那半个鬼魂不可超度的,即便朝廷昭告天下,还你会元,给你高官,可你那右手还是拿不起笔,邻人乡里还是会说你使了银子,你那好友还是含恨而终。可那些上本举报的御史言官,让你致残的刑部堂官,忙于党争,你舞弊贿赂的愚民庸众,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不是你的冤不能平,而是你的仇无处报……”

最坚固的城堡都是从内部攻破的。一个心怀壮志的年轻人白白成了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却中诉无门。他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万历三十七年,即公元1609年。35年后,33岁的崇祯皇帝在后宫一顿疯狂砍杀之后,跑到景山,用一根布带草草结束了生命。一个王朝,就此覆灭了。

“蒙以养正,圣功也。”教育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如果只望着成绩这个目标,不惜拔苗助长,赶鸭子上架,最终也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想让孩子“芝麻开花节节高”,除了平衡的力量、榜样的力量、竞争的力量,不妨一起复习一下这些成语吧: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宽而有法、严而有度;循循善诱、春风化雨……

“现代”视域下旧体诗的新突破

张雄文

刘克胤是颇擅新诗且早有建树的诗人,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出版过多部很有影响的新诗集。后来,他又转攻旧体诗,同样成就斐然。一部集十年之功的新书《自得集》,成为他探索旧体诗出新与突破的最好注脚。

旧体诗容易入门,写作者众多,却极难出彩。究其原因,一是很难超越古人创造的高峰,几乎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古人尝试过。二是旧体诗创作存在“语言之味、套话连篇”的“老干体”外,一些写作者还存在“斤斤计较于寻章摘句,老死于‘过度格律化’的形式桎梏”趋向,使旧体诗步入逼仄巷道。

刘克胤则卓尔不同。他首先是一个新诗写作者,在现代诗歌领域已取得不俗成绩。有学者提出,不追求“过度格律化”的“外形式”,而“由作者精神结构外化而形成‘内形式’”,是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突围方向”。刘克胤在精神修养方面借鉴现代哲学、文化与艺术的有益滋养,在写法上自觉融入新诗写法,立足于所处时代的意象、情感与内容,着眼于“现代”视野,从而实现了旧体诗写作的新突破,形成从容晓畅的风格,为旧体诗写作呈现出一道独特风景线。

从体裁来看,刘克胤的旧体诗包括五律、五绝、七绝、七律、古风等,每一种都驾轻就熟,足见功底之深厚。从题材来看,既有写景、记事、怀古,也有抒写亲情或友情之作。难能可贵的是,他笔下作品始终出自真诚性情,笔调写实,遵循自己的原则:“既不屑作大声壮语,也无意举妙语绝尘,坚持我手写我心。”如:“高树急摇风,空中鸟乱撞(即景(其一))”“白珠跳玉盘,水花开盛宴(即景(其二))”“城中无奈久,复得识乾坤(《玩心》)等等”。

通览《自得集》,最能体现刘克胤“现代”视域下新突破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也就是他主张的“三新”。

一是采用新韵。作者所押之韵不拘泥于“平水韵”,而是全部依照

讲侦查破案,更讲世道人心

——观电视剧《繁城之下》

奔小卷

“如果有空,去看看《繁城之下》,保证你停不下来。”这是来自一个文艺中年的推荐。打开“豆瓣”,该剧获得8.5分,10万观众参与评价,40.4%给出5星,46.2%给出4星(11月10日数据)。看来朋友所言非虚。

这是一部悬疑破案剧。由明朝万历三十七年,江南蠡县接连发生诡异凶杀案开始讲起。前三集,一集一尸。第一位死者,蠡县捕头冷无痰,尸体被一根轿杠贯穿,伪装成田里的稻草人。凶手还扛上留了一句似乎是在嘲讽的句子:“吾道一以贯之。”

第二名死者,教书先生王夫子,他死在自家院中,头埋入土,手中握着自己的铜戒尺,口中还被塞入了一只无头的鸡雏。凶手留下一句:“童子六七人。”

第三名死者陈旺,白骨悬于池上,披一件旧袍,袍袖留下了一句:“逝者如斯夫。”陈旺曾是当地富户陆家的家仆,沉迷赌博。二十年前陆家大火,多人殒命,只有几个小仆侥幸逃生,他便是其中之一。

死者身份看起来毫无关联,但调查的线索又似乎全部隐隐指向二十年前的一桩灭门旧案。

至此,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两条叙事线交错展开。有观众评价“三流的悬疑剧讲案件,一流的悬疑剧讲世道、讲人心”,这样看来,此剧确实“野心”颇大。

明史学家普遍认为,万历十五年,是明朝兴衰转折点。这一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跨越英吉利海峡,开启了全球化的征程。这一年,大明皇帝在为平衡朝廷各个集团的势力而不知所措。万历,明朝的第13位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有着压抑而谨小慎微的童年。执政前期,曾励精图治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执政后期却倦于朝政,不出官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国家运转几乎停摆。于是,有人质疑他的能力,说他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能人、狠人,驾驭不了强臣能人、应对不了新局面,只能沉默。

覆巢之下无完卵,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富县,蠡县,蠡是虫蛀的意思,这个取名

纯洁、善良的心灵永存
诗便永存

章大海

【开栏语】

株洲作家作品专委会成立于2016年,近年来一直在开展株洲作家作品档案的征集工作,得到了市文联、作协、地方文学机构和作家个人的大力支持。市档案馆株洲作家作品专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专委会已收到市作协捐赠的原创作品、手稿等档案近百件,本土作家作品近600部。

600部不是小数字,考虑到一些还在写作且尚未收藏其纸质书籍的作家,这个数字还会逐年增加。

600部作品讲述着株洲故事,看似不大的小天地,收藏着株洲文艺作品的精华。其中已故著名诗人郑玲捐赠的书籍、获奖证书、书信、手稿等,多达几十份,阅之令人动容。这些作品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史,也是株洲发展的缩影。

其他多位在株洲生活且笔耕不辍的作家作品也陈列其中,其中不乏中国作协会员,以及艺术家、词作家、教育家、美学家的著作。有些作家著作等身,在档案室有专门的展位,走近看,一些几十年前出版的书籍,封面都已泛黄,充满了沧桑的岁月感,他们用思想和才华、天赋和情感,描绘着株洲人丰富的精神图景,勾勒了株洲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蜕变。

文学即是人学,今天,我们就从市档案馆株洲作家作品专委会出发,开辟“株洲作家”专栏,向大家介绍株洲的优秀作家。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读到最缠绵的株洲故事,也能了解株洲这方热土上的奋斗史和心灵史。

这期为第一期,为大家介绍已故株洲著名诗人郑玲。

郑玲



市档案馆株洲作家作品专委会中的郑玲作品专门展区

延伸阅读

郑玲
诗歌作品选

当我有一天

当我有一天
消逝在你的右侧
不要给我盖厚土
还加一块石头

你不是怜悯我力气小么
那就薄薄地
盖上一抔净土吧
以便我被秋虫惊醒的时候
扶着我栽的小树走回家来
看着很冷的深夜
你是否仍将脚趾
露在被窝外面

夕阳

青山哑去
把身影
抛向没有底的江底
万籁俱寂
长河已老
曲曲折折渐行渐远
尽数兜兜金光
一道神谕
挂在西边
向我们启示
明白无误的悲怆

只能和你一起寂寞

都走不动了
站在太阳与墓地之间
遥遥相望
用电话止痛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
谁也听不清谁说什么
最终猜到:
你说你有书并不寂寞
只因为听不见我
才感到致命的寂寞

我真想嚎啕大哭
而我的声音
已啞哑于混沌深处
只能和你
一起寂寞

死亡与浪漫

想死的人
是活得太少
别相信“死亡浪漫主义”
死了即是没了

卓越的浪漫
是那饱经沧桑的志士
在自己的废墟上营造领土
而且高度自治

辉煌的浪漫
是那争取自由的勇士
哪怕只剩下一杯残水的残旗
也要战斗到底

想死的人大多年轻
有的是时间来消沉
若是真的老了
便会策马于最后的黄昏

郑玲1931年出生,2013年于株洲逝世。郑玲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市档案馆株洲作家作品档案专委会中,郑玲的作品是“镇馆之宝”。

郑玲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株洲市文联等单位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出版过诗集《风慕蝴蝶》《小人鱼之歌》《瞬息流火》《郑玲诗选》《郑玲短诗选》《郑玲世纪诗选》《过自己的独木桥》《千年遗梦》等诗集,以及《灯光是门》等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

打开郑玲的诗集,会被里面坚韧、温柔、朴实、真诚的语言所打动。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终生对诗歌的热爱,让她始终保持坚定、温和、从容、大气的心态,坚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郑玲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段话:“崇高情操的培养,对壮丽与阳刚的追求总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从事文学的优秀作家、诗人们早已做出了成绩。抛弃小聪明,修养大智慧。”郑玲的作品中虽有对痛苦、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却始终贯穿一种宽厚豁达的胸襟与情怀,有着江河与高山的气度。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曾评论郑玲:“对郑玲来说,诗和诗人从来就不是某种身份或职业的证明,而是一种既独特,又普遍的生命状态,一种既需要持守,又值得弘扬的生存、语言立场。”

郑玲用其隽永、扎实的作品获得中国诗歌学会“首届艾青诗歌奖”“湖南省文学创作奖”“首届曼殊诗歌奖终生成就奖”等50余种创作奖。2009年,她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和证书。

郑玲在一篇《诗之于我》的文中写道:“诗歌也与快乐相连,但诗在大悲情怀催生时确实如雷闪电,既光亮又震撼……一个诗人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深度上反映生活。因为生活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而这种进行有时候叫做历史。诗的种子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艺术与科学的深处都是诗的领地。”郑玲的诗中有乐观、理想主义,浪漫、执着、顽强与智慧等精神品质。

诗歌《死亡与浪漫》中写到“想死的人/是活得太少/别相信死亡浪漫主义/死了即是没了”,这里不仅有郑玲坦然、果敢、睿智的生死观,也有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对记忆的最浪漫处理。“都走不动了/站在太阳与墓地之间/遥遥相望/用电话止痛。”精确透彻的语言往往不仅具有画面感,甚至还有声音在回响,郑玲诗歌中有着纯正、宁静、优雅的情怀,镇定中有激情,浪漫中有敏锐,祥和中有深刻……

诗评家霍俊明说:“郑玲在苍凉而粗犷的时代背景下,以静穆而知性的灵魂以及隐秘而复杂的言说方式迎接了诗神的眷顾,时间的淬炼和现实的酷烈风暴。在不断迅即转换的时代语境和文学环境中,郑玲以一以贯之的对诗歌的敬畏听从了诗神那久远而永恒的召唤——即使是在晚年的病榻上。”

郑玲被《诗歌月刊》评为“2011年度诗人”时,于病中接受了《广州日报》采访,记者问她:“如今忙碌的生活在把每个人推向粗糙的边缘,我们要如何保持诗心与诗意?这还是一个适合作诗的世界和社会吗?”郑玲说:“不用为诗担心,它死不了。纯洁、善良的心灵永存,诗便永存。”